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陳初哲

謄錄監生臣勵世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三

天子之孝

厚風俗

臣按先王省方觀民法象於風行地上觀之九五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者而其爻曰觀我生此中庸所謂風之自也經不云乎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此我生之所從來也故夫成孝敬厚人倫斯

足以移風俗矣京邑四方之極孤卿六卿之師禮興賢能莫先興孝刑糾不率莫先糾不孝嚴於正己詳於治内貴若宮闈賤若市師被服飲食端其所尚太師陳詩方岳輶軒采風民間以別貞淫以一道德廣敬之終事也逑厚風俗

易蠱卦名象傳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孔頴達疏曰山下有風者風能揺動散布潤澤令山下有風取君子能以恩澤下振於民養育以德振民象山下

有風育德象山在上也

臣按吳澄曰蠱之象非美也君子以之則取其美風在內而能振動外物則象之以振動其民山在外而能涵育內氣則象之以涵育其德振者作彼之善新民之事也育者養己之善明德之事也疏義主於育民以德而吳氏以為育己之德者惟已有是德乃足以振起聳動民之觀聽所謂風之自也程子曰風過山而回然則在上之山宜以象君

子在下之風宜以象民而書君陳曰爾惟風論語

曰君子之德風若育之者君子振之者君子此山

下有風是謂山之風矣

革卦名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

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程頤傳曰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於外也中

人以上莫不變革雖不移之小人則亦不敢肆其惡

革易其外以順從君上之教令是革面也至此革道

成矣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

臣按此君子小人指風俗已成之後而言也由其豹變文蔚則命為君子由其革面順從則謂之小人何也九五順天應人之時自新新民之極六二正應君臣咸有一德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者在五則未占有孚在二則已日乃革早已炳其虎變之文矣乾之二五皆為龍則革之二五皆為虎皆大人之事也此君子小人皆在舊染汙俗之

中者其丈蔚者文細而相映蔚明不大變要是勉而遷善也已而又有下此者其心終未革也勉從教令而已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謂之君子之革可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謂之小人之革可也然則時固不能無小人也何以為革道之成曰唐虞四方風動而有苗弗率尚在大禹之謨成康三紀風移而殷

頑未殄見於畢公之命葢惟彼下愚甘自外於聖王之化既能革面乃僅免於後夫之凶也哉

洪範無偏無陂音祕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音盪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音駢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蔡沈傳曰此章葢詩之體所以使人吟咏而得其性情者也夫歌咏以協其旨反覆以致其思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

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邪狹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熄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臣按有韻之言人易誦習故古之聖人以詩教人使其吟諷之間足以和平其心氣而語言之下有所觀感懲創而放僻邪侈之意不覺其自化也然

而夔之典樂周之司樂皆以教國子而皇極之敷言為凡厥庶民而作故初無艱難之辭深隱之意迴易反覆不過數字使委巷之中阡陌之上婦人豎子聞之誦之無所苦難久之天機鼓舞短歌微吟自叶音韻轉換一二遂疊篇章蓋敷言之體如是故也其秀民靜女其詩往往可傳故太史陳之以觀風也故曰在上為政教在下為風俗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固虞庠之教凡有韻之言皆

可依永和聲而敷言皆四言不為長短句則又其便於誦習者此所以教萬民也臣故因蔡傳之義而申之如此

君陳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臣按宋夏僎曰修者簡別之不使與不修者混不修者亦簡別之不使與修者雜良善者進用之則不良者知所愧慕葢簡別之使不見異而遷也然徒有其令民弗從也敬典在德是君陳之所已能

者成王始勉之曰尹茲東郊敬哉終勉之曰爾克敬典在德敬之一字化民成俗之本咸與維新偕之大道斯其福之厚名之長亦以之矣

詩國風大序先儒相承謂子夏所創毛萇衛宏潤色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

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者謂之雅

臣按集傳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謡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採之以貢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説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者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

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鑒戒耳令由大序觀之則極其所以動天地格鬼神者先之以夫婦父子君臣之三綱而後及於天下之風俗何則三綱淪則人倫皆斁人倫斁則教化不美非獨不能移風俗而主教化者反為風俗所移矣故正變不同也然而黍離而下風也即正大小雅變大小雅皆風也故序以繫一人之本四方之風互言之但其為一國之事與天下之事則有别耳苕華草黄而後則

不復言天下之事也一國之風豈不繫於一人之本哉詩之為用主於移風俗也審矣孔頴達云序言詩能易俗孝經言樂能移風俗者詩是樂之心樂是詩之聲詩樂同其功也

周南召南

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鄭康成譜曰周名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太王自豳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狩述職

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録之屬之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此謂風之正經

臣按二南之化始於房中而及於家國天下諸侯有奉先之孝大夫有自公之忠兎罝野人其賢可賓閨門女子其儀足法黎民不作獄訟不興征役不怨雖千百世以下歌弦其詩猶足以感起人心

而動末俗況當日乎朱子謂文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其薰蒸透澈融液周徧自不能已誠哉是言也人君誠熟復於二南之篇則修齊治平一以貫之矣

邶鄘衛

嚴粲曰關雎鵲巢爲三百篇之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風也衛禍基於袵席覃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

鄭康成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内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兖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三分其地置三監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

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

臣按邶鄘衛乃紂畿内之地漸染於商俗之靡靡者久故有康叔武公之德則變而至正尚不能固遇宣惠之淫則變而之邪尤為甚易也

王

鄭康成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畿内王城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

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蘇轍曰其風及其境内而不能被天下

鄭

鄭康成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内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地也為幽王大司徒以周難之故從史伯之言寄帑與賄於虢鄶其子武公卒取二邑及鄔蔽補丹依疇歷華八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鄭并檜檜風已作故云又朱熹集傳曰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

重而言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

臣按鄭武公徙封虢檜之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土陿而深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然則如采蘭水上祓除不祥固其舊俗而以為淫風者如朱子於漢廣詩云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魏已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當其王化盛行之時則溱洧之女子豈必與漢廣之女子殊其貞潔哉惟其兵革不息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故淫佚之情不能自持至

於斯極也夫子論為邦則放鄭聲非以其俗終不可化也世有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之王者則溱洧其先變矣

齊

鄭康成譜曰齊者古少皡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地方百里都營丘成王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其方域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其子丁公嗣位於王

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穆陵屬楚境無棣在遼西此乃征伐所至非封域也

朱熹集傳曰太公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為大國

臣按齊俗工商之業魚鹽之利固不始於管子也故管子變而加厲則甚易及其俗之既極則返而適先王之道甚難也至若還與盧令二詩皆刺其時從禽而無厭國人好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

之賢閑於馳驅謂之好故道民不可不慎也謝枋得曰千萬人之習俗原於一人之好尚千百年之敝化生於一時之放心齊俗好田亦其所由來者漸矣

魏

鄭康成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兾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歴山陶於河濵禹菲飲食惡

衣服卑宮室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

孔頴達疏曰魏俗趨利實由地陿使然人君當知不可而以政反之今君乃儉嗇且褊急而無德教至使民俗益復趨利故剌之

臣按魏本舜禹故都其民儉以能勤是乃聖賢之

遺風也然而儉之敝為趨利趨利則至於貪詩中葛屨至十畝之閒刺儉伐檀碩鼠刺貪孔頴達以為其事相反非也以故俗之儉而其末失之貪本相因也然而奢之俗難反而儉之俗易救其君苟示之以禮則俗何以不虞夏乎季札聞歌而曰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為明主亦此故也褊急乃婉而大之反云然者詩人知刺褊急則為憂時憫俗而不胥與為類故嘆美也亦其樂之音然

輿

唐

鄭康成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是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

當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

元劉瑾曰自堯至於周蓋千餘年矣而其風化流傳固結於唐人之心故其民閒質實勤儉之習親愛和樂之思警戒之情備見於詩此其俗之所以為厚也

臣按前漢志言河東本唐堯所居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合十二篇之詩觀之班固之言得之矣蟋蟀一篇固深思之君子為之故楊時以

為當是時風雖變而堯之遺風未亡也

秦

鄭康成譜曰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臯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鳥獸草木賜姓曰嬴周孝王使其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

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横有西周畿内八百里之地其封域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元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張栻曰讀車鄰駟鐵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不過盛其車馬奉養之事競為射獵之為而已蓋不及於用賢制民也則其風流亦習乎是而已

朱熹集傳曰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

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彊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彊兵力農而成富强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鑒乎此而凡為國者

其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所之也

臣按一岐豊之民也文武導之以忠厚而卜過其歷秦人導之以武勇而再傳即隕蓋其變風之作以至於并吞混一其習尚者甲兵車馬射獵攻戰而已故婦人女子亦能備言小戎之制也臣嘗疑堯舜禹之遺風尚存於唐魏而文武之遺風有宣王以振之不應至於是時而泯滅殆盡也無衣三章隱然有敵王所愾之思或者比閭族黨相保相

愛之民不忘王室乃如是也傳之既久而秦之習俗已成則其弊至於如賈生之所歎息者誠哉導民之路不可不審也

陳

鄭康成譜曰陳者太皥虙戲氏之墟帝舜之後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

外方東不及孟豬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孔穎達疏曰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覡故其俗好鬼者也

臣按輔廣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理勢之必然也陳國之地廣

平又以大姬之化故其俗遊蕩無度已見於宛丘之詩其逸甚矣故繼以東門之枌男女聚會歌舞棄其所業相與悦慕各有所贈以交情好動其淫欲者亦勢之必然也臣觀唐魏之幽思勤儉由於其地之陿隘𨺚人之耕𥁞桑麻由於其地之苦寒此則沃土之民所以好淫瘠土之民所以思義之明驗也大姬武王之元女又有太任太姒邑姜累世之母訓不應其好巫覡鬼神歌舞之樂至於民

俗化而為之也陳之變風作於幽公之時自胡公至幽公五世矣株林澤陂為詩變風之終然則陳靈之淫亂為十二國之風之所無而世變於是乎亟其詩於是乎不足錄矣陳風以宛丘東門始以株林澤陂終靈之淫亂幽公啟之陳之亡幽公兆之胡乃言大姬之化哉

檜

鄭康成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

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潔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

臣按羔裘之詩序檜小而迫君不用道潔其衣服逍遥遊燕而不能自强於政治故作是詩故輔廣以爲志於大者宜遺於小溺於小者無暇於大檜君所好如此則不能自强於政治也宜矣無政治何以成風俗此季子所以自檜無譏也然而號爲

欒欒之棘人而作詩者以庶幾一見素冠爲幸則其薄恩廢禮而衣服之華是安亦化其君之所安也

曹

鄭康成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厚重多君子務稼穡薄衣

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臣按檜之匪風曹之下泉皆亂極思治之詩居變風之終程頤以為如剝卦諸陽消剝已盡獨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然則人君誠詳味於此二詩轉亂為治如剝之受以復則聖人繫詩之意也然而治亂循環之運不過

君子小人進退之間誠用君子則得興之慶即國家之福也用小人則剝廬之傷亦國家之凶也正變之故存亡之際其必由之矣

豳

鄭康成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公劉自邰而出所徙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

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出居東都二年思念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後成王迎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乎公劉太王之所為太師大述其志意主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為豳國變風焉

臣按豳風首七月周公所作而太師題之曰豳風

者周公居其地見豳民風俗之厚本先公之遺澤因念王業之所由起而比序己志也以大雅篤公劉綿綿瓜瓞之二詩參之則先公之所以君之宗之或出或入而其民相與忠愛其君之意有不僅安常處順之時躋公堂而稱萬壽者也然而大雅之所陳者主於王業之所以盛而農桑耕織早晚之候衣服飲食供奉之宜在所略焉而七月所云至纖至悉也宜其為風也繫豳風於下泉之後亂

極思治剝盡復生必使列國之風俗如豳民之於豳公豳公子則其民可與安常處順如公劉太王之使其民弗忍他去然後可以履危蹈亡然所以致此者自有道也必有農桑耕織以勤其生然後得衣服飲食以厚其養此豳詩之大較也自太王遷岐而豳民從之岐之風俗一豳之風俗也自岐而豐自豐而鎬一豳之風俗也以至化行南國一豳之風俗也故二南至於豳風始之終之終之始

之者也豈非其變而克正之理與

禮記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

孔穎達疏曰王巡狩見諸侯畢乃命其方諸侯太師各陳其國風之詩以觀其政令之善惡若政善詩辭亦善政惡則詩辭亦惡命典市之官進納物賈之書以觀民之所有愛好所有嫌惡若民志淫邪則愛好邪辟之物民志所以淫邪由在上教之不正此陳詩

納賈所以觀民風俗是欲知君上善惡也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陳澔集說曰典禮掌禮之官考時月定日即舜典所云協時月正日也律禮樂制度衣服皆王者所定天下一君不容有異異則非正矣

臣按詩所以言志風所以從上詩言之哀樂足以見民風之厚薄民風之厚薄足以知上政之得失故命太師陳詩焉然而唐虞五載周十二歲則所

陳之詩不必在即時也物賈則即時之事而志淫好辟則民風所由以壞也然而所以正之者則不得屑屑焉於市師正之也敬授民時先正之以天道也律者萬事之根本也禮樂之僭制度之踰衣服之不衷所以為淫辟也此雖未至於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之甚而不可使其稍有參錯也正風俗者正此而已矣同風俗者同此而已矣市賈不期平而平矣國風之和平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此

所以九州萬里之遠而教化之行均平齊一治其守土之侯而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不待治之而自無不治者也

樂記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許靳反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散軍而郊射郊學之中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甲鎧之也

射息也裨冕音皮天子諸侯六服大裘為上搢插笏而其餘皆裨服裨衣而著冕故云搢也

虎賁之士說音脫劒也

臣按古之用兵者合之而能離聚之而能散固由其制之善而武王大聖人其識見作用更不同也後世以兵取天下及事已之後不知宿兵無事之可虞獷猛之性之難制暴悍之習尚將以成風俗之隱憂而未能一旦決然舉馬牛車甲干戈之類散者散藏者藏也報勞賞功修文偃武亦未能有

以保全之勸誘之也故近則目前有不戢之禍遠則累世仍殺伐為事也武王濟河而西散牛馬藏車甲干戈更不再需時日美之以建櫜之名所以立收將帥之兵權禮之以脫劒之服所以立觧虎賁之凶器此其聲靈亦足以震讋於天下矣天下之人亦足以知其所尚之在彼不在此矣而其末失猶且諸侯强大夫僭列國兵爭禮射息而貫革之射獨行於時況乎其馬上得之而欲以馬上治

之也

坊記子曰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葉夢得曰章疑異於決疑疑者似同而異章言其顯也決言其成也別微異於明微微者似有而無別言其辨也明言其既著也以其顯疑故貴賤有等以其辨微故衣服有制

臣按讓者爭之反也爭讓者理亂之大端也文王

之民耕者讓畔行者讓路所以成二南之風化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夫子以為魯俗之衰矣然而貴賤之等衣服之别朝廷之位非不章且别也民皆有競心焉何哉爵以詔德而貴賤不必以爵列也服以顯庸而衣服不必以功賜也故朝廷之位從而不足以辨分定志也故古之受爵服者雖量其德與庸足以當之而未有不讓者也傳曰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未有朝廷之上推賢讓能而民不興

讓者也民興讓則風俗歸於厚矣

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

陳祥道曰言之化人也淺故不從其所令行之感人也深故從其所行故好惡出於正則彼皆從而正好惡出於非則彼皆從而非猶表端而影端表枉而影枉也故謂民之表

臣按此節即大學傳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之意可見一人之仁暴為天下風俗之厚薄也然則大學傳文簡此文正可為其義疏

儀禮鄉飲酒禮鄉飲酒之禮主人（諸侯之鄉大夫）就先生（鄉中致仕者）而謀賓介（處士賢者）

臣按先儒皆言鄉飲酒凡有四一是天子之鄉大夫獻賢能於王一是諸侯之鄉大夫貢賢能於其君一是州長習射一是黨正蜡祭貢獻賢能皆三

年一行春秋習射一歲兩行蜡索一歲一行也自
漢以來斯禮已不能盡復而猶存其梗槪亦足以
使尚賢尊長之義不盡泯沒夫子所謂我愛其禮
豈不然哉
周禮地官司徒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
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
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
人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

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

臣按天子之三公至貴尊而人領二鄉焉鄭註云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為民是以屬之鄉焉六遂之官命數皆卑於鄉一等鄰長亦治五家而不命之士為之其三孤為三公之副又不使之與六遂之教於此可見教化之行風俗之成自内而外自近及逺六鄉之教三公

之教三公之教天子之教而已矣自遠郊以達於畿中則法此教而已矣三代以下畿輔之民五方雜處游閑無事機巧奸利故漢之京兆號為難治奸雄游俠倚有勢者為窟穴莫敢呵問古之鄉老鄉大夫以三公六卿為之亦以其位尊權重其丈書禁令非豪家貴族所得而阻撓之者也意深哉

左傳晉侯景公請于王周定王戊申以黻冕命卿之服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士會帥師滅甲氏及留吁獻俘於王而請之故有是命於是晉

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晉大夫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賞不僭刑不濫也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宣公十有六年

臣按晉盜奔秦而羊舌職以為國無幸民此王風所謂畏子不敢夫子所謂免而無恥者也經不云乎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

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如此者固將使盜其先變而豈曰奔諸鄰境乎士會以上將主兵用師不已晉既滅窮極黨潞氏類志存逐利殘忍不仁故春秋貶而書人則士會之去盜也其與幾何其為政亦必以武健嚴酷為勝其任而愉快者也雖然季孫賞盜而魯之盜不可詰其敗壞風俗在於俄頃之間則夫晉盜奔秦亦轉移風俗之一機也

論語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輔廣曰時俗易遂流而徇末聖人欲補過以就中

臣按夫子之言蓋以轉移風俗之權自任也大聖人一人之從違亦足以變革一時之所好尚從先進正所以進於周之盛時文質得中者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程頤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

乎其近之矣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饒魯曰此仁字是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與其他仁字不同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須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和民以樂使其化薰蒸透徹融液周徧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如人一身之間生意貫徹四肢百骸無少疼痒相似故謂之仁且如堯舜之世固是黎民於變比屋可封然苗頑猶

未即工亦是堯舜之化未貫徹處必三苗既格然後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無處不貫徹方是堯舜致治之仁

臣按尹焞曰以為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文景之致刑措成康之興禮樂善人王者功化之不同可見勝殘僅乃足以勝之去殺則幾乎其未可以去也仁則浹於肌膚淪於骨髓無不達之幽隱

無不馴之頑梗經所謂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者也夫子之告曾子首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於大夫之孝亦三稱先王又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又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又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一經之中重唏累歎蓋傷時俗之慘刻而思古之王者復作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

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臣按孟子此章與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者不同蓋以菽粟為富而不以金玉錦繡為富其風俗之淳樸可知使民富無外於易田疇薄稅斂二者而用財之節即所以為教也時即曾子之言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者也經

言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在庶人之謹身節用則聖人以禮範圍之而不敢過也故自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以至於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而胥天下皆仁矣不然而倉廪之豐盈適足以資其淫侈衣食之充裕亦漸以生其驕佚則富且不可保而安能與所有而無顧惜乎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三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四

天子之孝

厚風俗

漢高帝八年春三月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

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奸邪不可得也

武帝時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_{音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

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劔者誇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愧是以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志定則盜賊銷刑罰少陰陽和萬物蕃也

臣按高帝之令蓋亦敦本抑末反樸還淳之意也然而文帝躬自儉約而民俗自侈武帝躬極淫奢而俗侈益甚觀賈誼嚴安之言大抵制度不立之故苟制度不立則禁令雖設而徒為文具歷高惠

文景武而其俗如故則西漢之風尚莫之能易矣所可惜者孝文去古未遠不能如賈誼之言及時定制也迨章帝時博士曹褒上疏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漢禮章和元年正月帝召褒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令宜依禮條正褒因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褒先見非於曹謓後見非於張酺且又衆論不一漢禮亦

卒不行夫東漢則去古遠矣䟽書又雜以讖記縱使行之其能有合於古乎然則因循苟且使古法廢壞而秦俗沿流者孝文之過也

武帝建元元年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有受鬻法（給米粟以為糜粥）為復子若孫（有子即復子無子即復孫）令得身帥妻

妾遂其供養之事

臣按禮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

武帝此詔深得先王敬老崇孝之意

元朔五年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方道也聞博聞也咸謂有道博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為博士置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

臣按三代禮樂絶於秦至漢武稍知復古欲舉遺典禮爲天下先大哉王言然徒有其文而未舉其實所藉以講究者不過倪寛趙綰相如延年之屬惜當時齊魯諸儒間有存者在廷獨有一董仲舒而不能用此所以考文之盛迄無可稱而風俗終未之有易也

昭帝元鳳元年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

孝弟以敎鄉里

臣按此亦所以崇鄉黨之化也

宣帝地節四年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事繇讀曰傜事謂役使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臣按此亦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之遺意也然考其時滿三月即傜

役如故是以三年之喪而同於古者之齊功尚未能盡復古也

又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凡首匿者言為謀首而藏匿罪人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臣按記云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

之義以權之故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祖父者入十惡惟權之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故放免其不首告之罪而重其告言之條也秦俗蔑禮義棄仁恩德色誶語則視君親如路人薄惡無所不至矣故道民者當一歸之厚也宣帝地節之詔可謂知所重輕矣唐太宗貞觀中詔奴告主者斬之斯又得此意而推之者也過光武之封不義侯彭寵之奴者遠矣

元帝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治天下者審所尚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

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自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而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

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臣按堯舜禹所都之地至於周而其憂思儉勤之餘風遺俗猶存若夫彼都人士之雍容與子同仇之慷慨則豐鎬之盛可知也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殷武之篇頌武丁之撻伐荆楚聲靈赫濯而王都翼翼然整勑為四方之表也元鳥之篇亦言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則商人雖不恒厥居而未嘗不以

道德治其國也秦漢以後視京師為聲利之場游俠之窟其民往往巧設機變公為攘奪而公卿大夫不復為鄉老鄉大夫以主其政教以為所執者要所及者遠輦轂之下則有所難問且有謂不如是何以為京師者在漢猶知推能吏為京兆尹則齊之以刑而已然而奸人猶有所怵也迨至近世京兆一官為遷轉者之借途則不過公移告示幾道席不暇煖而去欲其令行禁止鮮矣準古之制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下行鄉老之事則匡衡之因日食地震而推論及此其有本也夫

貢禹在位數言得失以為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措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

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書吏習於計簿能欺上官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慢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吏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謂居官而富者為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勉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

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臣按漢孝文之世賈誼猶太息於俗流失世敗壞然文帝未嘗不貴廉潔賤貪汙特其制度未能復古故有識之士鰓鰓憂之武帝有志於興禮易樂矣而俗之薄惡益甚者良以患生於多欲而窮兵費財不得已而為一切之變犯法贖罪入穀補吏

吏道愈雜而貪冒成風不可禁止故義利者生民之大防而孝弟廉恥者教化之首務也

章帝時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劒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疋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

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

令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

德教天地神明可通況於行令乎

臣按章帝長者彷彿西京之太宗其尊賢敬老則

尤留意於化民成俗之事而廖之疏以為制度不

行慢起京師蓋非惟有難終之慮亦謂倡率之者

未至而近自諸王公至貴戚有驕奢踰制者也故

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正風俗在反其身而

已

安帝元初三年初聽大臣行三年喪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司徒劉愷以為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乃詔聽大臣行三年喪

建光元年復斷大臣行三年喪尚書令祋諷（姓名祋丁外反一音丁活反）等奏以為孝文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斷大臣行三年喪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

至庶人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從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言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休假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寧謂處家持喪服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趨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郡司

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陛下聽大臣終喪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謂嫡母耿姬甘陵大貴人）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時宦官不便之竟寢忠奏

桓帝永興二年復聽剌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延熹二年復斷之

臣按孝文遺令以日易月蓋未嘗以是令於臣下之私憂也而其時臣下遂以為私喪之例若託言於一體視君父也迨其後則營禄固位於人以為便而不復思正矣其實以日易月之不經在臣子當一體從其古者也金革不避之説以施於疆場有事之時則可非平禮也朝廷大臣及刺史二千石則亦何所據而不聽其行三年喪乎帝之遵復古制善矣而尚書令反以宜斷禁蓋其人則亦宜

官之流也孝穆帝時顧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衰絰從事者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壞風俗耳和之言婉而摯矣宋孝宗時起復劉珙為荆襄宣撫使珙固辭不起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理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説此固已為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

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冒金革之名為利祿之實不又為漢儒之罪人乎珙之言迫而切矣至理宗之詔史嵩之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也中外莫敢言者於是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叩閽上書曰臣等切謂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望其忠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於夫子而曰期可已矣其

意欲以期年之近而易三年之喪夫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夫宰予期年之請夫子猶以不仁斥之若聞父母垂亡之病而不之問聞父母已亡之訃而不之奔有人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且無一日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門而若人者則又宰予之罪人也且起復之説聖

經所無而權宜變禮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當殉一身備社稷安危進退係天下輕重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日無若也起復之詔凡五遣使殉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天下至今稱焉至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恥固持祿位甘心起復絕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覆也且嵩之為計亦奸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耄矣為有不測旦夕以思無事不為起復張本當其父

未死之先以預為必死之地近畿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終喪之許堪故里巷為十七字之謡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為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十一月徐元杰復上疏論史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脈臣以是思世風之愈下也漢儒企

革變禮之說所以譏切時政之失以愧夫非金革之事而不三年喪者也史嵩之起復則先起復馬光祖許堪以為有例可援然而學校猶得昌言無忌也至明朝李賢張居正之奪情而持正論者遂以得罪矣故曰世風日下也臣前衍父子之道一條內已據經傳釋其大旨此蓋孝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厚風俗者之至切至要故因漢安之初能復古制而引伸觸類以暢前說之所未及云

魏明帝時尚書琅邪諸葛誕中書郎南陽鄧颺等結為黨友更相題表以散騎常侍夏侯太初等四人為四聰誕輩八人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以其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樸忠之士深疾虛偽之人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羣互相褒貶以毀訾

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爲作瑕釁至乃往來禁奥交通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帝善其言詔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仍免誕颺等官

晉武帝時傅休奕以魏末士風頽敝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

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上嘉納其言使草詔進之然亦不能革也

臣按風俗之弊也有流有激必皆趨於薄救弊之道則必反於厚而已東漢之清議流而為操切故魏武之世尚刑名操切之已甚激而為縱弛故魏文之世尚通達若縱弛之不已流而為放誕放誕

之不已則肆無行檢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矣當此之時茍非矜尚名節華薄從忠無能挽其日下之勢也由是言之雖三代之風俗其初盛則必至於厚其季衰則必趨於薄而已司馬光以為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者要其化民成俗之具僅形模其什伍至於三代深仁厚澤入人之精神元氣者無一二也所以取之者夫子不得中行而與之則思狂士狂者又不可得則思有所不為之

狷者論成人則有取於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論士則有取於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蓋夫子之深識長慮為世道人心計則狷猶可以為訓而狂不可以為訓也何也夫子之時老莊之學漸興矣原壤子桑伯子二人者為夫子故人已予而放於禮法之外自若也琴張曾晳門墻之高弟而子桑户死琴張臨其喪而歌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豈非阮籍之徒所藉口

者乎夫子初疾鄉愿後乃更慮狂者故曰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於今之狂也有貶辭而狷無聞焉於論成人論士則重有取焉若曰中庸弗可能也如其狷也亦足以矯世勵俗而爲坊表矣東漢之風俗庶幾其狷也夫承變亂之後俗之放至於肆無行檢四維不張革薄從忠之道必以名節爲先矣

劉寔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畧

曰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而用之審之道也夫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自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詩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竊以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

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貴耶特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原其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絶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

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四征東西南北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征缺四征四將軍已豫選之矣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八尚書令僕六曹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守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已者讓之者多矣馳騖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在朝君子典選大官各以讓賢舉能為先務則羣才猥出能否殊别

蓋世之功莫大於此

臣按寔言風俗之弊切矣通謝章使得讓賢不特可以存廉遜抑亦可以得人材如之何其可廢也庾峻傳是時風俗趨競禮讓陵遲峻上疏畧曰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臣愚以為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

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歴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涖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

臣按此亦所以崇讓也當與謝章之法兼行

劉惔遷丹陽尹為政清肅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惔歎曰夫居下犯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靜末流乎君雖不

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不問

臣按告訐之風末世之敝也官吏不賢自有主者若聽小民發舉或旁人首告雖若可以通下情而實長奸之門陵上之漸不可不謹也然如惔之寢而不問此又不可必也覈其真偽俾無相亂如其誣官長也則罪無所逃不然則官長亦有應得之罰尹宜自劾不舉而仍量坐百姓以犯上之罪庶

乎其交得之矣

宋武帝簡素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居處儉於布素遊宴甚稀嬪御至少嘗得後秦高祖從女有盛寵頗以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内無私藏嶺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公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之物内外奉禁莫敢為侈靡

順帝時蕭道成以大明以來公私奢侈奏罷御府省二

尚方雕飾器玩又奏禁民間華僞雜物凡十七條

臣按宋武帝齊高祖皆以節儉書於史册而子孫驕逸略無祖父之風蓋非惟不足以化民成俗而且無以為貽謀也何哉其所為之事未出於誠而下民有以窺其微矣齊明帝亦雅節儉乘輿有金銀飾者皆剔除之元日上壽有銀酒鎗欲壞之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若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後遇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

酒器恐宜移在此或者齊高之所謂節儉者有類

是與不然何其躬化之而俗不長厚也

魏李彪表上封事七條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

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其有罪不相

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而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

慘傷之容子弟即刑父兄無愧惡之色宴安榮位遊從

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

理也臣愚以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

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觧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恥矣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也周季陵遲喪禮稍亡是以要絰即戎素冠作刺逮乎虐秦始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人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有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

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為常聖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令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於大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禮鳴玉垂緌同節度之讌傷臣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父母喪者皆得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官者則優旨慰諭起令視事但總理所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

一皆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縗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

臣按此二條皆關風俗之大原但丁大憂仍慰諭視事則因當時權制而為言固與奪情無異若難其代則其人必賢者也豈能以方寸憒亂之餘總理所司哉不如令之得終服未可與墨經從役比例寛假也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散騎常侍賀琛上書陳四事其二

以為令天下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令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丘陵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為吏牧民者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皆盡於燕飲之物歌謠之具所費事等丘山為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耶誠宜嚴為禁制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耳目夫不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羣故

勉强而為之茍以純素為先足正彫流之弊矣

臣按習俗侈靡競相倣傚富者必凌出他人之上以為勝貧者恥不若人而勉强為之此亦惟必至之理論者常欲先純素以正彫靡而古之朝廷則有燕饗食之禮鄉人則有鄉飲酒之禮未嘗無故而羣飲也其牲醴庶羞舉觶奏樂莫不有節未之或踰其禄入之數纔足以供富者不以求勝於人而貧者不以不若人為恥然則奢侈之故惟禮可

以已之也在先王之制為禮蓋有委曲深厚之意不止於禁令滋彰而在本之以躬行故雖靡弊之後而耳目易變也徒欲嚴為禁制糾奏浮華必致於上下相蒙而庸俗之見且以為一旦衰耗之徵也故曰正其本萬事理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俗何以不唐虞三代哉

周高祖時蘇綽以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

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樸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載人不見德惟兵革是聞上無教化惟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弭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改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者貴能扇之以仁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樸素

使百姓亹亹日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弟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皆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臨天下以至於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

臣按教化之行固始於朝廷而逮於鄉黨然亦在

牧守令長能奉宣德意躬行勸道使人鼓舞於孝弟仁順禮義之途然後淳風太和鼓盪洋溢而亦必在上者寛假轡策勿有拘閡不以簿書期會不報為大故而以興行與否為黜陟此之謂教此之謂要道也前代牧守令長能敦行孝弟使民遷善者亦不可勝數今略綴數條於左以為司教者之考鏡云薛愼保定初為湖州刺史俗婚娶後父母雖在即與別居愼乃親誘導示以孝慈并遣守令

各諭所部有數户蠻别居數年遂還侍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母慎以狀聞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梁彦光為相州刺史時人情險詖妄起風謡詐訟官人萬端千變彦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之業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爭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賔貢之禮

人皆尅厲風化大改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彦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彦光訓諭而遣之卒為善士辛公義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弟道絶由是病多死公義分遣官人巡檢部内凡有疾病皆以牀轝來安置廳事暑月疫時病人或數百廳廊

悉滿公義親設一榻坐臥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於是悉瘥方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既復瘥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慚謝而去後有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唐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

恥教之不受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爲孝子若此者可謂彬彬能舉其職矣臯陶謨曰載采采古之考績必其事有可得而一一舉者後世於長吏徵發稅歛核之盡錙銖而及其課最第添註一條曰某官能興行教化而已其事卒無可得而言者此所謂徒爲文具而無惻隱之實者也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陳初哲

謄錄監生臣任頴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五
天子之孝
厚風俗
唐太宗貞觀二年令致仕官位在本品之上
臣按記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自禮讓之誼衰廉恥之道喪嗜利無厭干進不休其能引分求退者有幾哉此鄙夫之所

為患得患失而推其心可以無所不至者也此真世道之隱憂風俗之大蠹故臣以為如貞觀之優禮致仕官固愧厲人心之一大機也宋太宗詔致仕官給半俸至仁宗景祐中詔曰致仕官舊給半俸而仕嘗顯者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恥也自令兩省大卿監正刺史閤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長吏歲時以朕意勞賜之大哉乎養廉恥之一言賢君之用意可謂知要也

臣又按宋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又曰望復位目穿矣錢若水因歎曰上待臣下如此蓋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尋移疾去夫使臣如若水君如貞觀景祐則風俗一歸於厚矣

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為

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徳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譌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葢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虚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黄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蚩尤九黎皆古諸侯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耶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譌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疋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

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後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户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

臣按史言唐太宗即位之初詘封德彞用魏徵所以成貞觀之盛如此司馬光有言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矣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

大而其汲功之遠也旨哉言乎

明皇開元二年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餘皆禁之婦人從其夫子其舊成錦繡聽染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罷兩京織錦坊

司馬光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

臣按唐明皇之焚珠玉錦繡於殿前也其猶齊明帝之欲壞銀酒鎗乎貴重華麗之物與夫隆禮盛樂蓋亦有所施但不得褻與僭耳錦文珠玉不鬻於市以禁民之侈舉而焚之近於矯矣不誠無物所以未免不克終與

肅宗上元二年制除五品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

臣按此亦當為不易之例也既勸其臣以明讓又可觀其所舉以知其賢否其見舉之多者亦即可儲為異日之用行一物而衆善備焉者也如曰具文也則餼羊其可去乎後世一官缺而趨之者若騖其得之也不辭而輙就曰例不得讓也夫讓豈有禁哉如禁其讓也其去道之以爭也幾希矣

宋太祖時永寧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宫中帝謂曰

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飾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寖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慚謝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帝笑曰我以四海為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

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

臣按宋祖家法之正前代所未有前代貴主外戚之家奢淫不法京師風俗不足以為四方之則效職斯之由至宋則始終無大横之外戚與失德之貴主也觀太祖之所以訓永寧公主者可謂能正其始矣漢唐諸儒以陳風東門宛丘之淫佚為大姬好歌舞巫覡所致臣嘗以為不然蓋大姬武王之子文王之孫而太任為太王母太姒為王母邑

姜為毋豈有好歌舞巫覡之家法哉漢唐儒者葢亦有習見當時而借陳風以立論乎

太宗時王禹偁上疏言五事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數葢古者井田之法農即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桑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故農葢困然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歴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之外又益一而為六矣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

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猶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縑何況五七萬輩哉不曰民蠧得乎臣愚以為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施捨又多佛如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願陛下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宜驚駭此輩且可以二十載不度人修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也

臣按古惟四民自井田廢而兵農岐此五民者周秦以來已然宋臣王禹偁以為佛法入中國以後

五民之外又益一民似矣而未究其害也臣以非特耗天下之民之財力也而且耗國之民也夫其少壯敦愿者皆國之農也而度之為僧是耗耕桑之民也其聰明俊秀者皆國之士也而度之為僧是耗學校之民也其伎能機巧者皆國之工也而度之為僧是耗利用之民也其計數術智者皆國之商也而度之為僧是耗貿遷之民也其強勇果鋭者皆國之兵也而度之為僧是耗戰鬬之民也

且又絶人之世而生齒之數為之不繁驅有用而為無用以有用之人之財力而給無用之人之衣食人之好逸而惡勞也大為之防猶且日甚而況與之以可逸之途乎而或者不知大體謂佛寺者是天下之大養濟院也何其不考於古乎古之孤獨矜寡皆有常餼瘖聾跛躃斷者侏儒各以其器食之也如采詩民間實土司火之類蓋雖窮老廢疾者猶特有所用之也夫然後四民各勤其職業

而不敢惰樂事勸功尊君親上此先王化民成俗之道也雖窮老廢疾猶不使之無所事事而坐耗天下之財力而可以使少壯敦愿聰明俊秀伎能機巧計數術智強勇果鋭之民無所事事而以養濟院處之乎又可以無具焉使吾民皆無失所而幸有佛寺者以陰為國家立一養濟院乎況其為無父無君之説又有以陷溺天下之人心者乎然則度僧造寺誠壞風俗之甚者也

神宗時程顥疏曰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酇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恒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分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哉此爭亂之

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臣按明道此二條皆厚風俗之本務也但近世非無保甲鄉約集禮會典等書其風俗則去古愈遠倘所謂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者乎

孝宗時劉清之上疏曰今日之俗惟知得而忘義詔令一下仕者曰增秩乎士曰開科乎兵曰受賞乎民曰蠲租乎有是則欣然奉否則雖有良法美意利國而便民

人謂之空文視之蔑如也盖為君之道有政有教理也義也人心所同謂今世明於理義者為難其人不亦誣乎今日當精擇百官求其明於理義者以為監司為學官為守令為將帥則風俗知義上下一心陛下又與大臣端本清源所以儀型萬邦者不出於他而舉出於理義將以紹復大業斯無難矣

時校書郎羅點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皆默已獨言

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為於天下未見其可也

臣按三代之治所以不復者君臣上下相誘致相交接之道皆汩於利而不知有義也利害之計審得失之念重則廉恥喪而風俗衰故此風未可徒革也端本清源必有所自矣善乎羅從彥有言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

恥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恥士人不尚廉恥而望風俗之淳美其可得乎淳熙十五年朱熹應詔封事曰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相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少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巳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劵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

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疑衆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聽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崇寧宣和）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

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為陛下嘗謂人曰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為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葢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奸萌潛消

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紀綱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以頓

類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張巡遠許遠杲卿顏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消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為伏節死義之舉哉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

熹又曰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日挨去為事挨得過時且過上下相休以勿生事不要十分明理會事且恁鶻突才理會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

經挫折却悔其太惺惺了一切刓方為圓且恁隨俗苟
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當官者上下大小以不見吏
民不治事為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會庶幾民自不來
以此為止訟之道民有寃抑無處伸訴只得忍過便有
訟者半年周歲不見消息不得了决民亦只得休和居
官者遂以為無訟之可聽風俗如此可畏可畏
又曰今日人才之壞皆由於詆排道學治道必本於正
心修身實見得恁地然後從這裡做出如今士大夫但

說據我逐時恁地做也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修身都是閒說話我自不消得用此若是一人又手並脚便道是矯激是邀名是做崖岸須是如市井的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實才

臣按伏節死義在患難而學識操守在平時孔子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此豈非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乎夫其在平時不

能輕爵禄臨患難何由而能外死生在平時凡事皆詭隨臨患難何由而盡忠節刓方為圓自以為老成深識欲望其成仁取義難矣然則平日無事之時欲識伏節死義之人而用之則輕爵禄不詭隨者是也欲使朝廷之士輕爵禄不詭隨則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道明於天下也誠使真實道學者皆尊用之排詆道學者皆擯斥之則人求多聞以考當世之事學有緝熙以益知人之明

則於賢否之辨審矣故曰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

金世宗大定中羣臣相饋獻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茍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受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即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

臣按古者交以道接以禮恭敬幣帛豈有厲禁自

俾門日啟廉節大壞絜人之貨積諸私室昏夜之求驕於白晝奚止生日饋獻之區區者乎又往往嚴往來於小官寬請謁於當路如世宗之言真英主也然而禁之抑末矣如使尚書樞密皆得其人豈復有可干之理如其不然雖日禁之如勿禁也夫大臣法斯小臣廉其必在擇人始矣

以上厚風俗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五